

【老子道德經·金山神學版·第六十六章·知不知章】		
【不知論】：	先論不懂自己不知，是聖人所預防的疾病；次論人民因有知而難治而不平安；結論確認國賊是以知治國，德者是以不知治國，則國家順序矣。	
第六十六章 第一句	<p>●知不知¹，尚²矣³！</p> <p>(本節●原屬第七十三章)</p>	如果「懂得」自己「沒有真理知識」，而「明白」自己「無知、不知」，這是「最好的」啊！
第六十六章 第二句	●不知不知 ⁴ ，病 ⁵ 矣！	如果「不懂得」自己「無知、不知」，而以為自己「擁有真理知識」，那就會「無可救

¹知不知：「懂得」自己「沒有真理知識」，而「明白」自己「不知」也。人如微塵，宇宙恆星之數比地球沙灘的細沙還多，我們對世界的知識，對整個宇宙來說，比一粒細沙還少，但是人類卻因得到如微塵般的皮毛知識，便厭惡別人說自己「不知、無知」，那是因為看不到知識寬廣的緣故，如果見到了知識的寬廣浩瀚，人就會相信自己「不知、無知」。何況人所擁有的知識，也只是從人「局限閉鎖」的「概念」所建構而來，根本是人以自己「局限性」的「心識、身識」之「知覺模式」所建構而成，人的「知覺模式」只是「人的局限性模式」而已，這種「局限性模式」所能獲得於天地萬物的，也僅止是屬人的知識，這些知識若從其他具有更高等「心識、身識」的生物角度來看，仍是細沙微塵，只能用於人而已；所以人不相信自己「不知、無知」，也是一種「不知、無知」。況且人的「概念」所形成的「名」，和「概念」本身，兩者都具有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的特性，這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的「名」，和「概念」所建立起來的「知識」和思維方式，使我們永遠無法思維那「沒有正反衝突、沒有矛盾對立」的「存在」本身，所以我們全都沒有辦法思維那「圓滿具足，不矛盾不分割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」，所以那用「知識」建立起來的世界，全都充滿「神魔對立，天堂地獄對立，正邪對立」，彷彿世界若不是這個樣子，人就沒有辦法滿意。但那滿意於人的「有、無對立，神、魔對立，天堂、地獄對立，正、邪對立」，果然是宇宙的真象嗎？果然是真理知識嗎？當然都不是，那只不過是人的「心識、身識」之「知覺模式」所建構出來的「知識」罷了，這種「知識」只是人的「心識、身識」之用於「辨別」的「知覺模式」造作的必然結果，所以知道這些「正反衝突世界、矛盾對立世界」的人，果然會是「智者、先知」嗎？對老子神學的「不知、無知」的知識論來說，當然不是。這就是《老子道德經》所論，我們和一切眾人都是「不知、無知」的道理。「知不知」的第一個「知」是「知道、懂得」，「不知」的「知」，雖然也有「知道、懂得」的意思，但必須以老子神學知識論的「不知、無知」的「沒有真理知識」來看，才能真正理解老子神學的深度。

²尚：上也，高也，貴也，尊也，最好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尚，段借為上。」《集韻》：「上，高也。」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「士尚志。」注：「尚，貴也。」《字彙》：「尚，尊也。」

³矣：表感嘆的語尾助詞。

⁴不知不知：「不懂得」自己「不知」，而以為自己「擁有真理知識」也。

⁵病：疾加甚也，引申為「無可救藥」也。人患了某種剛開始不致於威脅生命的「疾」，這個「疾」越來越嚴重，對生命形成嚴重威脅就叫作「病」。這裡講的「病」，就是現代人講的「無可救藥」，不是真的「生病」。「真理、正路」只存在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人沒有「真理」，人只能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人如果以為自己有「真理」，而擁有「真理知識」：一、人欺：我本是「無知、沒有智慧、不是智者」，別人卻告訴我，說我「有知、有智慧、是智者」，這是被他人所欺。二、自欺：我本是「無知」，卻告訴自己「有知、有智慧、是智者」，這是被自己所欺。三、欺人：我本是「無知、沒有智慧、不是智者」，一切眾人亦是「無知、沒有智慧、不是智者」，我卻告訴別人他是「有知、有智慧、是智者」，這是我欺人。四、欺世：我自認「有知、有智慧、是智者」，而強行自己的「真理」於世，凡不順從者，初時漫罵侮辱，羅織入罪，繼而或拘或囚，或令其人頭落地，此是欺世害人。這四個「欺」字，循環往覆，無有休止，眾生沉淪，難以自拔；觀世人之所謂「真理」，大抵傷天害理如此，証諸人類歷史，「人之真理、智者真理」所至之地，處處血跡斑斑，令

		藥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三句	●是以 ⁶ ，聖人之 ⁷ 不病 ⁸ ；	所以，那「聽詔者」，他不會「無可救藥」；
第六六章 第四句	●以其 ⁹ 病病 ¹⁰ 也，	因為他把「不懂得自己『無知、不知』」的「無可救藥」，確實當成「無可救藥」來憂心，因而事先作好「防疫工作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五句	●是以 ¹¹ 不病 ¹² 。	所以，他不會「無可救藥」。

人觸目驚心，所以是「病、無可救藥」。我們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和順從「人」所宣講的「真理、正路」，兩者差別是在於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人，是全心追隨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他只崇奉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他處處印證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並且詳究他所獲得的「真理、正路」是否合同於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他也絕不承認任何具有形象的天地萬物或人，會是神或能夠變成神。而那順從「人」所宣講的「真理、正路」的人，卻是處處追隨「人」，處處崇奉「人」，處處印證「人」，並且詳究他所獲得的「真理、正路」是否合同於「人」，甚至用盡一切「概念、名言、知識」，將他所崇奉的「活人」或「死人」，荒謬地高舉到和「道、泛生神、上帝」的同等地位或位格。

⁶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⁷之：表主格聖人的詞。

⁸不病：不會「無可救藥」也。老子神學主張在「道、泛生神」有「真理」，但在「人」則沒有「真理」，也沒有「真理知識」，更沒有「真理知識」所形成的「智慧」和「智者、先知」。所以說「真理」在「道、泛生神」是有，在人則無；「真理」在「道、泛生神」是真實，在人則是虛假。因為人只能用自的「知覺模式」去分辨事物，人的「心識、身識」之「知覺模式」，是一種藉著「辨別」而建立「屬人概念」的「分別法」，這種「分別法」所建構出來的「概念」，都必是偏狹地，只屬於人的，並且與非人的理解，必然是完全不同的。況且人建「知識」的「概念」和「名」，其本質就是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的，這種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的「概念」和「名」所建構而成的「知識」，則是然是非得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不可，如此人所認識的世界，就非得隨時隨處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不可，這種可怕的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認知，形成的「正反衝突、矛盾對立」的「概念、名言、知識、智慧、智者」，所描述的世界，就必全都是「有、無對立，神、魔對立，天堂、地獄對立，正、邪對立」；甚至連「唯一神、獨立神」，也變得必須和「魔鬼、邪靈」共生於世界；甚至連「純善無雜」的神的世界，也必須和「地獄、死地」並存於世界；甚至連「真理、正路」的真神道路，也必須和「邪說」並存於世界；甚至連「唯一神、獨立真神」也必須由「有、無」來建造，因此連「唯一、獨立」的「道、泛生神、上帝」就被外道異端扭曲成是「既有又無，非有非無」整天在「有、無」之中打轉的「矛盾神、對立神」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，當人類離聖師老子的時代越遠，人們對「道、泛生神、上帝」的認越薄弱的時代，那種「道、泛生神、上帝」的真理越淡泊的時代，那《老子道德經》文句：「恆無欲也，以觀其眇；恆有欲也，以觀其所噉。」就越會被外道異端翻譯成「恆無，欲也以觀其眇；恆有，欲也以觀其所噉。」這種強調「有、無」，而受到更多非道門的外道異端所認可而支持。所以聖師老子才會說這是一種「無可救藥」的「病」，所以我們絕不能生這種「知慧病、智者病、先知病」。

⁹以其：因為他...。以，因為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以，因也。」其：彼也，指聖人。

¹⁰病病：憂心自己「不懂得自己不知」的「無可救藥」，而事先作好「防疫工作」也；把「不懂得自己不知」的「無可救藥」，確實當成「無可救藥」來憂心，因而事先作好「防疫工作」也。「病病」第一個「病」是「憂，擔心，憂心」，第二個「病」是「無可救藥」。人憂心自己會「無可救藥」就會事先作好「防疫工作」。

¹¹是以：所以也，因此也。

¹²不病：不會「無可救藥」也。

第六六章 第六句	故 ¹³ 曰 ¹⁴ ：	因此說：
第六六章 第七句	「為道者 ¹⁵ ，非 ¹⁶ 以 ¹⁷ 明 民 ¹⁸ 也；	「凡是發心從事『佈道事工』，而學習『道、泛生神』，以求『成就道業』的人，在面對人民群眾時，『不在於』直接拿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，來『指明』人民群眾，讓人民群眾立刻就『明白』那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。因為這樣做，只會把人民群眾過去被『有知者』所灌輸的『有知』，全面激發出來，而用他們的『知、知見』，來反對我們，所以『明民教學法』，是完全沒有用的；
第六六章 第八句	將 ¹⁹ 以 ²⁰ 愚之 ²¹ 也。」	「凡是發心從事『佈道事工』，而學習『道、泛生神』，以求『成就道業』的人，在面對

¹³故：因此也，所以也。

¹⁴曰：是也，謂也，稱為也，說也，叫作也。《增韻》：「曰，謂也，稱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曰，猶是也。」《經傳釋詞》：「曰，猶為也。」

¹⁵為道者：學習道的人們也，奉行道的人們也，成就道業的人們也，這裡指「發心、發願」從事「佈道事工」，而學習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的人。「為道」是「學道、成道」，「學道、成道」必然包括「學習突破和奉行實踐」，「學道、成道」是「永遠的學習，永遠的突破，永遠的奉行，永遠的實踐」，以成就自己一生的「道業」。《小爾雅·廣詁》：「為，治也。」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抑為之不厭。」皇疏：「為，猶學也。」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「不仁而不可為也。」注：「為，猶行也。」者：指所有「善為道」的人們。

¹⁶非：不是也。《廣韻》：「非，不是也。」《經傳釋詞》：「非，作不。」

¹⁷以：在也，於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以，猶於也。」《左氏·桓·二》：「其弟以千畝之戰生。」葉按：「於千畝之戰生也。」

¹⁸明民：指明給人民群眾而讓人民群眾明白。「明民」是指直接宣講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以及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，正路」，來讓人民群眾明白。世界上多數的教育方法，都數是直接講述重點，讓聽講者能夠直接理解而直接接受，但是這種「明民教育法」，對學習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以及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，正路」則是一種致命的錯誤，這種「明民教育法」所教出來的學生，上焉者會變成一個驕傲傲慢的學生，他們們誤以為自己越來越有「知識、智慧」，這種自以為自己「有知識、有智慧」的結果，就是妄以為自己是「智者」而更加驕傲傲慢，而下焉者則會變成自卑而盲從的人，盲以自己為愚昧而停止學習，甚至盲目崇拜別人而誤信別人是「智者」。這種「明民教育法」在施教時，如果遇到一些自以為有知的「有知者、智者」，這些外道異端和無神論者，就會以他們的「地位、學位」和他們的「知識、知見」去迷惑群眾，並且惡意扭曲攻擊聖師老子所講的「無名、無知」，以及不要相信「智者、先者」而必須順服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以免被「有知者、智者」所欺騙等，他們一時之間難以理解的道理。所以說長期在相信「知識為真理」的環中生活的人民群眾，他們一時之間，根本聽不下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，正路」，所以我們必須先長期向人民群眾宣揚「無知、不知」的知識論，讓人民群眾了解「一切眾人」和「自己」，都是「無知、不知」，世界上也根本就沒有「智者、先知」，如此徹底解除那些「智者、先知」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，使他們在人民群眾中，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，也在任何一個領域都作不了怪，以創造一個自認是「智者、先知」，就會被所有人視為可笑的社會，這樣人民群眾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。

¹⁹將：當也，必也，一定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將，猶當也。」《助字辨略》：「將字，猶云當也。」《古書虛字集釋·六》：「當，猶定也，必也。」

²⁰以：在也，於也。

		<p>人民群眾時，『必定在於』先讓人民群眾能夠理解，我們和『一切眾人』在『知識論』的分析之下，確實是『無知、不知』，而讓他們相信『一切眾人』和『自己』，全都是『無知者、不知者』，讓他們永遠不相信世間一切『有知』的『智者、先知』；接著我們才能為他們『指明』那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。我們唯有使用這種『知愚教學法』，才會是有效的。也就是說，人民群眾必須先『破除』自己的『有知』，徹底認識世間『一切眾人』和『自己』的『無知、不知』，讓自己先成為一個『無知者、不知者』；他們才有可能在大家都『無知、不知』的『共同原則』之下，不再受『有知』的『智者、先知』，所蒙蔽，而和我們一起去探索那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。」</p>
第六六章 第九句	民之 ²² 難治 ²³ 也，	<p>那世間人民群眾所受的「憂患苦難、病痛折磨」，之所以難以「治療」，而永遠不能「平安幸福」，</p>
第六六章 第十句	以其知也 ²⁴ ！	<p>那是因為，他們「有知」啊！也就是說，因為，那些人民群眾都誤以為，自己的「感官」</p>

²¹愚之：使人民群眾了解「一切眾人」和「自己」，都是「無知、不知」者。這裡的「愚」，是對治「有知者」，也就是對治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而講的「愚」，是「非先知、非先覺、不知者、非智者、非有知者、非有智者、非知慧者、非智慧者、非大知者、非大智者、非聖知者、非聖智者」的「愚」，所以這裡的「愚」不是指「愚昧、愚笨」。這裡講的「愚之」，更不是外道異端所故意曲解的「愚民政策」，更不是愚弄人民，讓人民變成愚笨。「愚之」是要讓人民群眾了解，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能夠拯救他們的「智者、先知」，這世界上過去沒有「智者、先知」，現在也沒有「智者、先知」，未來也不會有「智者、先知」。凡是自任是「智者、先知」的人，或被捧為「智者、先知」的人，無論這個人，他自稱或被宣稱是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的人或是神，全都是假偽的。因為只要是人，或曾經是人的，就和所有人民群眾一模一樣，是「非先知、非先覺、不知者、非智者、非有知者、非有智者、非知慧者、非智慧者、非大知者、非大智者、非聖知者、非聖智者」，他絕不會是「智者、先知」。愚：愍也，不智見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愚，愍也。」《素問·解精論微》：「請問有彘愚朴漏之問。」注：「愚，不智見也。」之：指人民群眾也。

²²之：表主格民的詞。

²³難治：難以治療也，難以安治也。這裡延續前面講「病」的議題，但是這所講的「病」是指人民群眾所生的「病」，這「病」就是不斷折磨人民群眾的「憂患苦難、病痛折磨」，這些「憂患苦難、病痛折磨」不斷折磨人民群眾，讓人民群眾像生病一樣受苦，所以說很難安治。病，憂也，患也，苦也，困也，難也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病，憂也，患也，苦也，困也，難也。」

²⁴以其知也：因為他們「有知」啊！也。因為他們把「知識」當真理，而「有知」，因此胡亂相信這世界上有可以拯救他們的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，所以他們整天都被這些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玩弄于股掌之間，就像封建

		所「親見」，或者自己「聽來」，或者從某些「有知者」那裡「學來」的各種「知識」，全都是「絕對正確」的「真理知識」，而完全不肯仔細「反省檢驗」自己的「知識」是不是錯誤有害的，以致於被許多「偏邪錯誤」的「知識」完全蒙蔽，甚至隨便一個「有知者」，都可以用「偏邪錯誤」的「知識」，欺騙他們一輩子，甚至把他們導向「死亡」啊！就因為這樣，那人民群眾的「憂患苦難、病痛折磨」，才會永遠難以「治療」，而永遠不能「平安幸福」啊！
第六十六章 第十一句	故 ²⁵ ，以 ²⁶ 知 ²⁷ 知邦 ²⁸ ，	因此，一、那用「知」來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的人；也就是那自認「有知」，而用自己的「智慧」，來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；而長期「洗腦」人民群眾，讓人民群眾誤以為他們這些人，是擁有「真理知識」的「大智者」，而讓人民群眾「盲從盲隨」地「盲目崇拜、盲目追隨」他們的人，
第六十六章 第十二句	邦之賊 ²⁹ 也；	這些人，根本就是先餵食「人民群眾」那「知」的「毒藥」，再來「強奪國家、搶劫人民群

君王自稱是「孤、寡、不穀」來欺騙人民群眾，就會有一些自充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的學者教授，也跟著去為封建君王幫腔，說封建君王自稱是「孤、寡、不穀」是謙虛的表現，甚至還說他們的「孤、寡、不穀」是自稱僕人，是替百姓服務的。這些自充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的學者教授，為已經早已被民主革命掉的封建君王講話，有些是他們僅能識字，但閱讀卻有困難所造成，大多數卻是想趁機搬出一封建思想，來教訓一下後生晚輩，要後生晚輩懂得對他們謙恭一點，以維持一點他們身上殘留的腐臭封建權威。所以說那些自充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的人，連《老子道德經》都可以扭曲來為封建君王和替自己擦脂抹粉，如果人民群眾還是以「有知」的態度，來相信這些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，他們那「憂患苦難、病痛折磨」的「病」，就會難以「治療」，而永遠不能「平安幸福」了。

²⁵故：因此也，所以也。

²⁶以：用也。《說文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》：「以，用也。」

²⁷知：有知也，把知識當成真理也，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也。

²⁸知邦：守邦也，守國也，引申為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也。知，覺也，識也，主也，守也，認識並服從恪守也。「知」有兩義 1.了解、明白、認識。2.護守、恪守、遵守。《集韻》：「知，或曰：覺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知，識也。」《字彙》：「知，主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主，守也。」恪守，恭守也，敬守也。《一切經音義·三》：「恪，恭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恪，敬也。」邦：國也，國家也。《說文》：「邦，國也。」

²⁹邦之賊：先餵食「人民群眾」那「知」的「毒藥」，再來「強奪國家、搶劫人民群眾」的「打劫者、賊徒」。之，的也。賊：劫匪也。古代稱盜是小偷，賊是劫匪；現代稱盜是劫匪，賊是小偷。古代盜小賊大，現代盜大賊小，古代和現代的意思剛好相反。《老子道德經》是古籍，應遵照古代的意思才正確。盜，陰私自利者也，小偷也。《正字通》：「盜，凡陰私自利者，皆謂之盜。」

		眾」的「打劫者、賊徒」；
第六六章 第十三句	以不知 ³⁰ 知邦，	二、那用「不知」來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的人，也就是那真正相信自己是「無知、不知」，真正相信己是「不具智慧、絕非智者、先知」，而來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，並且以「無知、不知」，來教導人民群眾的人，
第六六章 第十四句	邦之德 ³¹ 也。	他們才是真正能夠「守護國家、思澤人民群眾」的「蒙賜道靈(聖靈)者」。
第六六章 第十五句	恆 ³² 知 ³³ 此兩者 ³⁴ ，	我們純粹要能夠「明白」，那一、「以知知邦，邦之賊也」，以及那二、「以不知知邦，邦之德也」，這兩大原則，
第六六章 第十六句	亦 ³⁵ 稽式 ³⁶ 也！	不但如前面所說，能夠用來從事「佈道事工」並且「成就道業」；這兩大原則，同樣也能夠作為「『主持國政』的『考核準則』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十七句	恆知 ³⁷ 稽式，	純粹能夠「明白」那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的考核準則」，並且真正相信自己「無知、不知」，真正相信己「不具智慧、絕非智者、先知」，而來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的人，
第六六章 第十八句	此謂 ³⁸ ：「玄德 ³⁹ 。」	這種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的人」，就是具

賊，劫人財物者也。劫匪也。《玉篇》：「賊，劫人也。」

³⁰不知：無知也，不具真理知識也，「不具智慧、絕非智者、先知」也。不：無也。

³¹邦之德：能夠「守護國家、思澤人民群眾」的「蒙賜道靈(聖靈)者」也。

³²恆：質也，純粹也，常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恆，常也。」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「常，質也。」《集韻》：「質，一曰樸也。」

³³知：了解也，認識也。

³⁴此兩者：一、「以知知邦，邦之賊也」。二、「以不知知邦，邦之德也」，這兩大原則也。此：這也。兩：二也。者：指一、「以知知邦，邦之賊也」。二、「以不知知邦，邦之德也」。

³⁵亦：猶也，「也」也，也是也。這裡是說一、「以知知邦，邦之賊也」。二、「以不知知邦，邦之德也」，這兩大原則，不但如前面所說，能夠用來從事「佈道事工」並且「成就道業」；這兩大原則，同樣也能夠作為「『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』的『考核準則』」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亦，猶『猶』也。」

³⁶稽式：「『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』的『考核準則』」，稽，計也，考也，考核也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稽，段借為計。」《周禮·夏官·大司馬》：「簡稽鄉民。」注：「稽，猶計也。」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稽，考也。」《禮記·緇衣》：「必稽其所敝。」注：「稽，猶考也，議也。」式：法也，法則也，準則也。《說文》：「式，法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式，法則也。」

³⁷知：了解也，認識也。

³⁸此謂：是謂也，是為也，這是也，這就是也。此，是也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是，假借為此。」謂：為也，是也。《古書虛字集釋》：「謂，猶為也。訓見經傳釋詞，此為字讀平聲。」

³⁹玄德：超越認知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也。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德、道靈(聖靈)」巍巍蕩蕩，恩深而不可測，所以叫「玄德」。玄：幽潛也，深隱也，形容某物超越認知也，形容某物超越知見

		備了：「超越認知的道靈(聖靈)。」
第六六章 第十九句	玄德，深 ⁴⁰ 矣 ⁴¹ ！	那「超越認知的道靈(聖靈)」，「深廣博大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二十句	遠 ⁴² 矣！	那「超越認知的道靈(聖靈)」，「遼闊無邊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二一句	與 ⁴³ 物 ⁴⁴ 反 ⁴⁵ 矣！	最後，協助「物」，「物」在這裡的意思是限定於指「眾人、一切眾人」，而不是指「一切名物」；也就是說，協助「一切眾人」，「反離那『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』的『知』，而『返回』到那『道、泛生神』的『真理、正路』」啊！
第六六章 第二二句	乃 ⁴⁶ 至 ⁴⁷ 大 ⁴⁸ 順 ⁴⁹ 。	這樣，國家才能達到「最順序」；也就是，「國家」才能達到最「遵循順從」那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、道德紀律、宇宙原理、法則規律」，而「最和順有序、最長治久安」，人民也「最平安、最幸福」。

之表也。《說文》：「玄，黑而有赤色者為玄。」《書·舜典》：「玄德升聞。」《傳》：「玄；調幽潛。」《荀子·正名》：「交喻異物，名實玄紐。」注：「玄；深隱也。」

⁴⁰深：深廣博大也。《增韻》：「深者，淺之對。」《玉篇》：「深，邃也。」《玉篇》：「深，遠也。」

⁴¹矣：表感嘆的語尾助詞。

⁴²遠：遼也，遐也，深遠也，無窮也；因為前面講「玄德」深廣，所以涵蓋範圍就會遠，合起來就是「深遠」。《說文》：「遠，遼也。」《爾雅·釋詁》：「遠，遐也。」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其旨遠。」疏：「其旨意深遠。」《儀禮·士冠禮·永受胡福注》：「胡，猶遠也。遠，無窮。」

⁴³與：助也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此又與於不仁之甚。」注：「與，猶助。」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不如與魏以勁之。」注：「與，助也。」

⁴⁴物：因為本章講的是學習「道、泛生神」，以求「成就道業」，以及「主持國政、管理國家」的事，所以這裡的「物」，限定於指「眾人、一切眾人」也。

⁴⁵反：翻也，覆蓋也，背反也，去而復來也，返回也，返歸也。這裡的「反」字有兩層意義：1. 背反離開那「先知、先覺、知者、智者、有知者、有智者、知慧者、智慧者、大知者、大智者、聖知者、聖智者」的「知」。2. 返回「道、泛生神」的「真理、正路」。《說文》：「反，覆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翻，覆轉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覆，蓋也。」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主人受，眡反之。」注：「反，還也。」《鬼谷子·捭闔》：「去就倍反。」注：「去而復來曰反。」

⁴⁶乃：才也，才能夠也，纔也。《經傳釋詞·六》：「乃，猶方也。裁也。」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：「裁，假借為才，與纔、財同。」

⁴⁷至：到也。《廣韻》：「至，到也。」

⁴⁸大：極也，最也。《詩·魯頌·閟宮·遂荒大東·箋》：「大東，極東也。」

⁴⁹順：循也，理也，使之和順有序也，安樂也。這裡是講最遵循順從「道、泛生神」，而讓國家和順有序而安治，人民也「最平安、最幸福」。《釋名·釋言語》：「順，循也，其理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順，理也。」《中文大辭典》：「順，柔和也，安樂也。」《中庸》：「父母其順矣乎。」章句：「則父母其安之矣。」